

無名英雄

華容譯

文通書局印行

書 叢 藝 文

雄 英 名 無

譯 容 華

人物：

泰能洛夫——醫生。

安娜——其妻。

費多——其子。

妮加——其女。

鄧明也美娜——其家屬之一員的老女傭。

安妮斯加——鄧之孫女。

柯能士力可夫——縣執行委員會主席。

胡宇人——蘇奸。

戈可力士金——蘇奸。

葉哥洛夫——別動隊員。

戴得洛夫——別動隊員。

摩沙斯基——舊俄人。

魏伯——城防司令。

斯巴——德秘密警察中的惡棍。

甘芝——魏之副官。

卜洛可非——男孩。

一着軍大衣之少年。

一着男大衣的女人。

一侍者。

一瘋子。

別動隊員們，軍官們，衛兵們及其他人員等。

劇情發生於我們這時代。俄國的一個小城市。

第

一

幕



一間古老的石屋，是泰能洛夫醫生開始執業的居室。天花板很低，陳設爲二十世紀初頃の作風。

雙葉門，鑲鑲室。門上半飾以磨沙玻璃。

屋一角，屏後置一女孩之臥床及化妝台，簡單而樸素。

四壁多掛配架照片，陪襯一着水手服之高瘦男孩的大像。

中央一大窗，開對着一俄國鄉鎮的街道，遙見高處有一教堂塔尖。

時近薄暮，安娜在桌一角寫信，另端女僕鄂明也美娜在準備飯食。

鄂：作晚連虫也都逃開廚房啦！（娜做了個不耐煩的手勢。）大家都在逃德國人，你也該聽聽外面發生了什麼事呵。

娜：瞧你把什麼東西都帶回家來了。要不是塊破舊的馬蹄鐵，就準是些壞消息。

（有人敲門。）

鄂：進來！是誰？

戈：（在門口窺視）是我，對不起，我是戈可力士金。我到處找不着泰醫生。

娜：今天是他行手術的日子，待會兒就要回來，進來等一等吧。

戈：不打擾你們？我就待在這外面兒。（閉門。）

娜：戈可力士金！傻瓜。

（她出去拉了戈進來。戈是個近視眼，年歲不輕，着一會一度爲他人所有的大衣。）

戈：那末讓我穿着外套，我不是穿的禮服。我是爲了公事來的，有公文要請泰醫生簽字。

娜：找個地方安靜地坐下，我們在寫信給費多。（戈坐下，咳嗽，仍不動，公文夾放在膝上。）你該想到他們都發了狂似的，包洛夫可夫全家都搬走了，連舅媽都抱了茶壺坐在車頂上啦！你不瞞見大家都在逃嗎？

娜：沒有人逃到那兒去。問那兒的戈可力士金吧，他什麼都知道的。

戈：（半起身）對極了。他們都在逃。

娜：何能士力可夫剛才來電話，他一點兒沒有說到這件事。他是縣執委會的主席，要是有什麼這類的事，他該知道呀。

戈：他也逃啦。

娜：哼，那末，讓他們逃吧。（埋首寫信）鄧明也笑娜你不要噲囉了。

鄧：並不是我噲囉……但是你得在地硬之前把東西埋起來，唔，大家都會告訴你那樣的。

（對戈）他們拿走了安妮斯加三件內衣，就是上面的一根粗髮帶兒，破舊不堪，洗了又洗的東西，他們那些賊指頭都沒有醜它麼。

戈：安妮斯加是誰？

鄧：我的孫女兒，她住在明特也夫的，逃德國人跑到這兒來，走了四十個「畏爾」（俄國里，一「畏爾」等於一·〇六七公里——譯者。）看起來還是她的幸運哩！（戈略略地表示同情，又坐著不動。）我們給她喝點熱茶，她好像一點都得不到溫暖似的。只是坐在那兒像一片樹葉地發抖。我現在打發她去買點兒糖去了。她才喜歡我呢，確真的，這兒，那兒，奶奶，奶奶的……（對娜）我給她用箱子做了一個床。她會幫助我們擦地板，還會洗點東西。

娜：自然，讓她和我們一塊兒休息一會兒吧（寫完了信）明特也夫！那是伊文，底克昂洛維多開始做醫生的地方，費多是那兒出生的，在他讀書的時候，放假總是打那兒回家的。

什麼都變了呵！

鄧：告訴他，告訴他吧！掏出你做母親的心來，流你做母親的眼淚吧。（憤怒地瞥一眼那張男孩的照片，也許至少他得寄一張明信片來！）

娜：（封信）這是我最後的一封信了！假使這一次他再不回信，我和他就算了事吧。（說時忍著淚，是一種苦痛的聲調。）請原諒我們，戈可力士金，我們都是熟人。

戈：我同情你，（感動地）因為我的身體不好，我不會有小孩子的，但是我在夢里，你知道的，我有過一切的東西咧！我享受過一切，是的，我也饒恕我自己的一切咧。（偷偷地擦他的眼）可我從沒有見過你們的費多。

娜：他離家了……那明也笑娜，把窗子關上吧，敲機快來了。

戈：他離家很久了嗎？

娜：已經三年……零八天了。今天是第九天。

鄧：他在我們中間，是個倒羈的孩子。

娜：他常生病的，謝謝奶媽把他帶大了，但他是個好孩子，乖順的，不過脾氣大一點……

起身)我想伊文該回來了。

(鄧關上百葉窗，開了燈，娥加工作回來，着秋外套，戴一普通的帽子，手持書夾。她被燈光耀着，閃了閃眼，然後安詳地說：「晚安，媽！」於是走到屏後脫去了外套，得意閒立着，手挽在背後。)

哪：我去熱點東西你吃，還是等爸爸回來？

娥：謝謝，我在學校已吃過了。

哪：(一瞥娥)娥加，有什麼煩惱嗎？

娥：不，沒有什麼。那只是你猜想，(從書夾內拉出一堆練習本)我疲倦了，可是還得要去做這末些練習本啦。

哪：那末，我的娥加爲什麼不看着我呀？

娥：哦，哦！……我們的軍隊今天晚上打學校過去，默默地撤退了！小孩子們坐在那兒像耗子一樣安靜。一切都馬上變得空虛了……甚至狗也不叫了。(嚴重地)前綫情形不好嗎！

哪：什麼時候……這樣的？

娥：昨天晚上，他們用坦克從側面攻擊茲可夫士基的中央，突出來的羅的克哈的旁邊，回來
的路上我看到柯能士力可夫，他們正在忙着燒紙張和公文。

戈：烟灰飛着像一片黑雪。愁人的樣子！

娥：對不起，戈可力士金，我沒有看見你在那兒。

戈：（和魯地）他們要用鐵絲網圍起他們，再調轉槍頭來掃射，準是這樣的！

娥：在後方我們談打仗滿容易的，這兒以外可就……

娜：可還發生了什麼啦？娥加，我的寶貝。（娥無聲）戈可力士金，你沒有吃飯吧。到廚房

去，（向門外喊）那明也美娜！給戈可力士金吃點什麼。

戈：安娜，你太好了。我會吃胖啦！

（他出，母望着其女。）

娥：可是你別怕，親愛的媽……他還好好兒活着呢。一切都很好。我剛才瞧見費多的。

娜：在那兒，在那兒？

娥：在場壩上……有一大池水，微風吹起了波紋。他一個人站在那兒，向黑暗里儘瞻着……

娜：我想，他穿得破衣爛衫的，非常難看吧？還是雙破皮鞋吧？

娥：不……他更癯了，我從他的咳嗽才知道是他的。

娜：他在那兒很久嗎？

娥：我沒有和他說話，從門口看到他，我就跑回家來告訴你了。

娜：爲什麼我們還呆在遠兒？鄧明也美娜！鄧明也美娜！（鄧跑入）鄧明也美娜！費老回來啦！把桌子擺好，從櫃子裏把酒拿出來。他着了涼的，好暖暖他。我得要加點衣服，我要跑去找他，否則他又要不見了，天知道多久了啊……

鄧：你們你兒子給你的一切苦惱忘記得太快了，安娜！

娥：（抓住母親的手臂阻住她）你不要到什麼地方去。我們警告過他當心那個女人的。他可自動地離開了我們，讓他自動地回來！（注意聽着）有人在我們的側屋裏了。（大家聽着。有金屬的響聲。）有人碰着盆子。我希望那是來找父親看病的人，在黑暗中迷了路的。

鄧：（走向門口）門沒有上鎖呢！

娜：你去吧，我來餵。

（她躡室，接着一帶弱綿綿之聲可聞。只有一個做母親的哭聲能那樣。然後是一個男人沉重的聲音，用一種抱歉的調子說：「好啦，好啦，別哭吧，我的四肢全是好好的，我的頭還在肩卜啦，什麼事都沒有！」）

那：這就是他母親等了還未久的偉大的兒子呵！

（母子出現於門口。娜在費旁顯得很矮小，她一手抓住費的肘子，顯然使他非常不愜意。費多個子很高。前額隆起，像他的父親，在他陷進去的眼內，有一種機敏的胆識的神態。他的執椅子式的小鬍子，和他很為不稱。皮外套因為久穿而磨光了，肩上染污了石灰，身體上滿是灰塵。正吸着烟。）

費：（脫開母親抓著的手）喂，妹妹！你不高興和我握一握手麼？

娥：（彷彿地走向他）費多！費登加，親愛的……（他被她突來的感情所赫退。）

費：我傷了風……在踏上得的。不要忙著來接近我。（忽然一陣猛烈的咳嗽，他搖顛着，烟捲掉在地下，娥無心地檢起放在烟盤內。他用手帕揩住了一會嘴，然後習慣地藏在衣袖

內：）唉，你瞧，我現在變成這樣兒了。

鄧：費多，來吧，到火爐邊來烤一會兒，那兒很暖，盪好的。把你的大衣脫給我，把它掛起來。

費：得，不麻煩，我自家兒來。（不耐地）讓我來，我說，（挪縮退在一邊，顯得更矮小了。他把皮大衣挺直地擺在門邊地板上。）這件衣服不值得掛在衣架上，讓它那樣兒站着。（像威嚇狗似地用手指着）站起來！（至是他才以話來代替問候）喂，你老啦，媽媽！還沒有蹣躩子嗎？（鄧臉上的肉沒有一塊動一動）

娜：娥加，親愛的，你和費多談談……我去弄點東西他吃吃。（胆怯地對費）你吃過飯，我們不會讓你走的。

娥：媽，鄧明也美娜會去弄的。

鄧：讓她一個人去吧，讓她去做點事。

（娜咬著唇，愈出。）

娥：費多，看起來好像爲了那個你打死的女人，便把你的一切都吞掉了。甚至你對媽的感情

都沒有。你該稍微對她溫存點吧。她是我們的好媽媽。爲了你和我的緣故，她離開藝術學校，那是一個多麼好的職業呵！

費：我覺得很難堪，難道你不明白嗎？我在街上流浪了三天，我怕回來，聽不到別的……只聽得哭喪。（他在屋內回轉，一件一件摸摸他熱習的東西，查詢似地）一切還是一樣，在原來地方……我認得每一件東西……（打開鋼琴，彈着鍵。）媽還練琴吧？

娥：很少練了，因爲你從沒有寫過信給她，一封也沒有，羞吧。

費：不，不得不如此的。我忙。（他一瞥照片，對着照片上的孩子，兩個姿態，一時變得相同了。）我們有過一個時期都是孩子，現在孩子變得就是這樣了。（沒有回頭，從肩上看替老奶奶說）老女人，你呆看什麼？我能從背後覺到你的眼睛的！

耶：費登加。我在羨慕你啦！真的，你長成一個好人兒了。

娥：你的罪滿期了嗎？一切都沒事了，是不是？

費：是的，我還沒有逃走……別擔心，我不會拖你們下水的。

娥：（抗議）你爲什麼這樣誤會我？耶明也美娜，你坐着和他談吧，我要去幫媽媽了。（她